

文章编号:1674-8107(2017)04-0005-06

# 中共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在逻辑

——以土地革命时期为中心

杨会清

(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3)

**摘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与以往任何的革命都不同,这就决定了革命军队必须是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武装组织,因而只能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仅是在组织上的领导,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军队必须积极参与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中来。这也是中共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型人民军队;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 K263.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7.04.001

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徐公喜、管桦的《试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确立——兼谈对“三湾改编”的再认识》,认为“三湾改编”仅仅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真正的落地则是在“古田会议”之后<sup>[1]</sup>。这一结论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毛泽东在 1929 年 6 月时仍认为,“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sup>[2](P66)</sup>二是毛栋的《红四军加强党的建设及其经验研究》,认为,“通过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中国的农村土地上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sup>[3]</sup>三是李海涛的《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的历史逻辑》,更多是从历史的维度对这一逻辑给予梳理,文章认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制度,初始发动于国民党政党领军结构模式,形成于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的艰难探索中。”<sup>[4]</sup>但是,上述成果没有回应“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内在逻辑问题。只有回答这一问题,

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轨迹及理论逻辑。

## 一、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存在,因而只能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要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有军队的支持。正如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所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sup>[5](P35)</sup>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与以往任何的革命都不同,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是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这也就决定了革命军队必须具备人民属性,必须是为党的这一政治目标服务的武装组织,因而必须服从于革命领导者——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

收稿日期:2017-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BDJ039)。

作者简介:杨会清(1972-),男,浙江淳安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苏区历史研究。

任务的工具之一”、“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以及“认为军事领导政治”<sup>[6](P79)</sup>等观点进行了批驳。也就是说,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但在暴动初期,“党指挥枪”这一原则贯彻得并不好。例如在南昌起义过程中,“在组织上和行动上指导机关是非常复杂的,不统一的,虽然党做主要的领导,军队不能完全受指挥”。<sup>[7](P82)</sup>秋收起义中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虽然设立了前委,各团也设立了党代表(除第四团外),但仍然没有抓住军队。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逃亡的现象极为严重。为什么抓不住士兵?这就是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sup>[8](P66)</sup>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在组织上加强领导。曾参加秋收起义的赖毅对此的解释是:“部队的逃亡现象清楚地说明了,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干部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取得紧密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sup>[9](P222)</sup>正是出于这一分析,因而有了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和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对于“赣南三整”,粟裕回忆,“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sup>[10](P173)</sup>至于秋收起义,罗荣桓回忆,“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从而保证了各方面改革工作的顺利完成。”<sup>[11](P87-188)</sup>朱德、毛泽东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却不约而同地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其实这正是由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即:党的性质决定了军队的性质,而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必须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对于上述做法,中央完全支持并明确要求:“红军党的组织亦应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

设支部,惟在目前红军战斗尚多以连为单位,每连同志人数如较多时,得暂以连为单位,设立支部。惟红军兵士不应均被吸收为党员,因如此将使红军不能进步,反生腐化怠工之弊。”<sup>[12](P82)</sup>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上述原则被进一步具体化,如在军队中发展党员以加强连队党组织(如毛泽东在湖南酃县的水口建党)、健全党的组织层级(如军队中建立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党组织)以完善党的领导体系,等等。1929年2月,曾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指出:“红军中的党组织:由上而下说,由军委而团委、营委,连设支部,各班自成一小组。这个组织,我们很觉得法,很能适用于斗争,因为作战大部以连为单位,每一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会处理和指挥一个作战单位的事,很觉便当。我们的军队其所以打败仗而不致于溃败,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主要的原因。”<sup>[13](P263)</sup>

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在逻辑加上前期成功的经验,逐渐使这一原则成为之后地方武装建设、旧军队和起义官兵改造的一个根本指导原则。如湘赣苏区要求,“各地方武装党的组织必须按照红军党的组织法(如民主性较少等),支部以下成立列宁小组”。<sup>[14](P267)</sup>又如在“宁都起义”之后,毛泽东迅速派遣大批政工干部深入起义部队中开展工作。曾任红五军团一二七团团长的苏进回忆,“在这段时间里,部队经过教育、整顿和训练,面貌焕然一新。连队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战士中间秘密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小组、支部,并把一些思想进步、技术熟练的士兵提拔为基层干部,……这样,红五军团就基本上消除了旧军队遗留下的痕迹。”<sup>[15](P98)</sup>上述做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连支委逐渐成为“红军核心”和“红军党的工作的核心”。<sup>[16](P98)</sup>这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上就得到了真正的贯彻。

## 二、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是党的政策路线的坚决贯彻者,因而思想政治上的领导不可或缺

1930年,《中国苏维埃》曾以“铁拳”的名义发表了《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一文,其中指出:“红军本身并不是雇佣的军队,他乃是群众的武装斗争中所发展的武装组织,他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

的工农革命军,以这种力量所取得的胜利,绝不能视为单纯的军事上的胜利。”<sup>[17](P30)</sup>也就是说,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成为一支有理想、有信念的武装组织,必须忠实地理解和贯彻党的政策路线。因此,除了在组织上进行领导外,党还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人民的军队加以领导。

但在暴动过程中,军队仍未完全脱离雇佣的性质。1928年7月3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指出:“红军制度仍是雇佣,叶挺军的残部,仍用旧制(教导团较好)。”<sup>[7](P81)</sup>由于军队的性质没有得到及时转变,导致部队很难适应新的革命形势,也无法适应党的目标要求。一方面,“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象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sup>[10](P172)</sup>加上农村的革命环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侵蚀几乎无处不在,如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氓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另一方面,“部队内部观念清楚,对土地革命甚至要反对,即我们的军队,军事官员对土地革命不大了解。”<sup>[7](P82)</sup>一支缺乏理想、缺乏信念的部队,一支不能理解和贯彻党的政策路线的部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也无法胜任伟大革命斗争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吴玉章回忆,在南昌起义过程中,“行军极为艰苦,生病的人很多。同时宣传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不明了行军的意义,不少人偷偷地开了小差,仅仅行军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sup>[18](P94-95)</sup>这说明,共产党当时之所以不能对军队实行绝对的领导,除组织上的因素外,政治上、思想上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明确指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sup>[6](P78)</sup>要改变上述状况,“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sup>[2](P74-75)</sup>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党员的素质。要提升党员的素质,就需要改变过去“用拉夫式的‘上册子’办法征收党员”<sup>[19](P46)</sup>的办法,而要严格入党条件,将那些先进的、积极的分子选入党内。党员的素质,特别是部队党代表的素质,对部队的影响至关重

要。事实也证明,“那一连、一营、一团的党代表好,那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就好,就会作战,问题也少些。那一连、一营、一团的党代表弱些,那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也要坏些,作战也不行些,问题也多了。”<sup>[13](P265)</sup>为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党内还需进行经常的党员培训和不时地进行整风。例如井冈山时期的“洗党”,就是典型的例子。毛泽东指出:“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sup>[8](P75)</sup>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过去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少,“连指导员,仅仅是早晚点名时去呼几句口号,怎样使士兵了解革命军人的责任,怎样口口党的主义观念,通通没有做过。”<sup>[20](P54)</sup>要实现党的目标,就必须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深刻理解党的政策路线,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并坚决加以贯彻。所以,中共六大明确要求:“红军一定有政治工作,党员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最高机关。”<sup>[7](P87)</sup>结果证明,在部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效果非常明显。毛泽东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知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勇夺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sup>[8](P64)</sup>古田会议后,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时任红四军二纵队四支队政治委员的赖传珠回忆:“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sup>[21](P6)</sup>重视对部队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军队的另一内在逻辑。

在之后的部队建设和对起义部队的改造中,强调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也逐渐成为固定程式。像“宁都起义”,就是一个典型。起义部队为什么能在较短时间内就以崭新的姿态和兄弟部队并肩战斗,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对此,“宁都起

义”领导人袁血卒曾经总结道,“把反革命的军队转化成革命的军队,……重要的经验是: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这样就从根本上把为军阀服务的军队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把以信仰个人为中心的军队转化为信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把盲目服从、只管打仗、不问目的的野蛮军队,转化为政治坚定、旗帜鲜明的自觉的文明军队。”<sup>[22](P45)</sup>2016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sup>[23]</sup>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政治要求。

### 三、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积极参与到党的各项工作中来,特别是组织和动员群众

大凡革命,其胜败之关键在于动员。毛泽东曾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sup>[24](P155)</sup>作为人民军队,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党的历史使命而存在的。既然如此,人民军队自然要积极参与到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中来。

但在暴动过程中,军队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肖克回忆,“在群众工作方面,过去军事干部很少直接做群众工作。”<sup>[25](P69)</sup>由于不重视群众工作,革命的行动因而未受到群众的支持。1927年9月,任弼时向中央报告秋收暴动情况时曾指出:“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对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sup>[26](P25)</sup>在南昌起义中,也存在这一问题。李立三回忆:“五号从南昌出发,经三日赶到临川……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沿途农民因受AB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因病落伍兵士常被农民惨杀。”<sup>[27](P340-341)</sup>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认为,人民的军队应有别于

旧军队,应站在党的立场上来积极参与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中去。1927年12月,中央致信朱德时指出:“我们分裂军队来助成工农暴动只能当做工农武装的副力看,切忌变成流寇式的队伍,……现时你们队伍所处的境地和所负的使命,便应是这种工农暴动的副力。”<sup>[28](P56)</sup>1928年6月,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又指出:“单纯的军事行动,就是依靠一部分军事势力或勾结一部分会匪,以之为暴动的主力来攻城夺池,而不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造成以群众为暴动的主力,其结果此所谓暴动必因军事的失败而失败,不以群众为主力的单纯的军事行动至少是一种变形的军事机会主义。”<sup>[29](P114-115)</sup>怎样才能成为工农革命的副力、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1929年9月,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史称“九月来信”)时提出更具体的要求,“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而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对于地方党部工作之帮助,特别要指示这一点。”<sup>[30](P95)</sup>在“九月指示”中,更是明确把“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sup>[30](P33)</sup>作为红军的基本任务。根据“九月来信”的指示,“古田会议”决议案要求:“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sup>[6](P79)</sup>人民军队必须做群众工作,这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始终是一项党对军队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任务。

革命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对军队进行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同时也决定了它必须做好群众工作。赖传珠回忆,在“古田会议”后,“(部队——引者注)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作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

军人大会进行布置。……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也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象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着党员,党员带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

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sup>[21](P5-6)</sup>正是通过上述工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最终得到实现。而上述工作的转变,事实上也是中共建设新型军队的内在逻辑使然。

### 参 考 文 献

- [1] 徐公喜,管桦.试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确立——兼谈对“三湾改编”的再认识[J].上饶师专学报,1997,(2).
- [2]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A].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毛栋.红四军加强党的建设及其经验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 [4] 李海涛.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的历史逻辑[J].军事政治学研究,2013,(2).
- [5]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A].秋收起义(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 [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A].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1928年7月3日)[A].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 [8]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A].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A].江西人民出版社.革命斗争回忆录: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
- [10] 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A].江西人民出版社.革命斗争回忆录: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
- [11]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A].江西人民出版社.革命斗争回忆录: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
- [12]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1928年5月25日)[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 [13]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4] 中共湘赣省委、湘赣军区政治部通知(第二号)——关于地方武装党的管辖问题(1933年1月28日)[A].江西省档案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 [15] 苏进.从黑暗走向光明——回忆宁都起义前后[A].回忆宁都起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6]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2月16日)[A].江西省档案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 [17] 铁拳.苏维埃政权与红军[A].中国苏维埃[C].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
- [18]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A].沈谦芳.亲历南昌起义[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 [19]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A].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 [20]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1929年5月4日)[A].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M].南昌:第10辑(东固革命根据地专辑).
- [21] 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A].革命斗争回忆录: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
- [22] 袁血卒.忆宁都兵暴[A].回忆宁都起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23]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 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1/c-113074055.htm.
- [24]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A].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5] 肖克.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四军一纵队教导队的一次讲话[A].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 [26] 任弼时.任弼时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1927年9月27日)[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7]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8] 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信(1927年12月21日)[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9] 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4日)[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0] 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A].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CPC-led New Type People's Army: A Study Centered at the Land Revolution Period

YANG Hui-qin

(CPC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Nanchang 330003, China)

**Abstract:** The army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by nature forces for realiz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goal. It is inherently under the Party's direction in organization, politics and ideologies. Besides, the army is required to tak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organizing, informing and mobilizing the mass people. Such are the inherent logic by which the CPC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 new type people's army, and also experiences it gained therefrom.

**Key words:** CPC; new type people's army; inherent logic

(责任编辑:石劲松)